愧瘖集

愧瘖集卷之十五

莆田二山野人林大輅稿

奏疏

南巡疏

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臣林大輅等謹
奏為待罪上言事臣竊見近奉內降有南
行巡狩之命群臣咸進言願留
聖駕蒙
聖恩將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黃鞏等六人同

下

詔獄及將吏部等衙門官員俯伏待罪

闕下獨如臣等弗與庶實耻之夫職位之司

雖殊而憂國之誠惟均群臣越職觸罪危

言敢諫臣等何人不能一言而使

陛下輕萬乘之尊爲南巡之舉哉臣誠有靦面

目矣臣謂

陛下當賞進言者罪不言者盖進言者忠君愛

國奮不顧身者也言者雖出於位縱不賞

亦當宥之不言者雖不罪實當罷之則邪
正分賞罰明而國家定矣乃今
雷霆之威震怒如此不惟不罪不言而且罪
及進言者臣等未解
陛下之舉措倒置至是也自今天下有危亂之
事邪佞之臣讒復爲
陛下言哉京師根本之地廟社神靈在焉若
萬乘遠征六師俱發四方喁仰
九廟曠依奸雄覬覦乘間竊發萬一有變

陛下將安歸乎前此群臣諫止未賜施行臣等
猶疑
陛下有所蒙蔽而不知也今既罪言者則明知
群臣皆以巡幸為不可矣又何為違衆必
行而蹈夫不測之危耶倘
聖慮一回則雖斷臣以死然禍止一身能使宗
社獲安天下受福真足以報
祖宗於地下矣臣復何敢愛一身之小而不與
忠藎之臣同效死於

陛下哉況諫臣國家之元氣也元氣宜通不宜
塞人身之元氣塞則人病國家之元氣塞
則國傷伏望
陛下垂寬容之聽廣忠直之路將黃鞏等所奏
俯加詳察哀其懇切之忱乞
賜優免毋使后世謂
陛下有殺諫臣之名仍將臣等罷黜里居以爲
貪位不忠者之戒則國家幸甚臣等無任
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

闕下緣待罪上言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
親齎
奏
聞
自劾疏
奏爲地方重災自劾不職乞
賜罷黜以慰人心事臣原籍福建興化府莆
田縣人由進士歷陞湖廣布政司左布政
使於嘉靖拾貳年陸月內

欽陞今職捌月內領
勅偕督行事自揣庸謬膺重寄時值水潦未
平民艱孔棘 臣 即巡承天府各屬及荊州
府各州縣修築隄防賑恤貧困及又巡黃
州府并各州縣逼歲回省春間兌軍糧運
稍有次第 臣 又巡沔陽岳州各州縣四月
巡常德府各屬彌月淫雨江流入城辰州
府而下拾數縣月賑其乏及自常德回省
載經澧州安鄉華容巴陵數縣湖田數百

里漫爲巨浸臣乘舟取程觸目增湧民之
巢樹者移艇者招呼待濟者見臣舟過皆
號泣失聲曰所種田苗俱爛死矣饑餓猶
輕如稅賦何臣每傳言慰之伍月初到省
一月不雨水泉枯竭臣率屬遍禱于諸山
之靈至陸月中又不雨城外十里地畝臣
所經者龜折尺許田禾萎黃熱烟如焚可
供樵爨村落蕭條人民愁嘆臣實不忍見
之聞之嗣而各府州縣荒狀疊申皆極無

聊之困遠慮頻仍尤增意外之憂夫湖廣
地濶民嬌術種待穫陂塘舊廢灌救無資
通省皆旱赤地千餘里勘災官員回報皆
未敢盡言之除將備災乞賑事宜會同撫
治都御史宋　巡按御史王　具
奏外臣切念天人之氣相通災祥之感匪忒
中牟良守蝗不入境漁陽循守麥穗兩岐
彼一郡邑之長耳其感孚尙如此況臣保
釐一方兼統庶務表群屬而制諸邊[illegible]

陛下垂託者哉致此異常災沴非臣失職而誰
諉哉臣亦不任難學不經務雖粉繪掬文
而隱惡未殄時或自恣雖甄陶
洪造而小智自營未能悛改雖禁貪殘鹽蠹弊
尚牽制於怨謗之交雖矜煢寡憐寃抑猶
稽誤於文義之違位已逾分日惟叢辜豈
能宣布
皇上覆冒之仁感召天地休嘉之氣而爲時重
輕哉即今民心皇皇臣亦旦夕祇懼夫臺

居廩食以享夫胝胼僅得之供而受直息
事莫免其瀦蹙欲填之苦民雖無言臣實
自覥揆之
國憲亦合有誅臣聞選賢任能而執誅賞之
柄者君之道也量己竭節而審進退之分
者臣之義也道行則無濫恩之嫌義明則
無瘝官之誚況今
聖明在上賢智林立如臣之奉職無狀猶偃然
據路妨賢冒榮失已則臣之心益妄而為

罪益深矣伏望

皇上察憫 臣 負謹不寧之心念赤子連罹災疫

之急將 臣 罷黜里居另選賢能代 臣 巡撫

地方庶荒政之經理無缺州縣之饑饉不

害可以回方來之天意可以慰交困之人

心矣 臣 無任隕越俟

命之至緣係地方重災自劾不職乞

賜罷黜以慰人心事理為此具本差承差趙

廷仁親齎謹具

奏

關伏候

勑旨

奏議終

愧瘖集卷之十五

莆田二山野人林大輅稿

序

壽族祖水竹翁七十序

正德丁丑正月二十七日族祖水竹翁壽七十維時季子吾從赴試事春官會某日翁年適古稀顧不肖嬰進取靡遠役無能爲志養如何旣登進士喜曰邇家報翁壽兄若弟以不腆之儀告于祖會諸眉黨懇竣厥事矣某曰美哉邀而

思時以喜其知父母之年者與其受知翁者惡
無辭以壽翁幼失恃侍大父戶部公長厭聲利
卜築於城之北堤以詩酒自命與鄉之逸而賢
者偕適父叅議公初登第戶部公䟽休得請翁
養志林壑餘十五年甘脆寒溫竭力無倦公愛
之不欲其朝夕離事繼母王孟恭人以爲難叅
議公宦中外翁儉勤矩度門戶有立公致政祿
積無贏翁於事悉先之諸翁妹未成禮曰吾責
也時孺人方淑懿能承翁指捐奩具相時講焉

吾從北上誡之曰吾家以淸白傳而當無負而學爲世責續樹惟廣予休然老矣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翁所以順氣延年不在是與夫世之人有娛田宅往來豪縱放乎以爲得亦有競組繢於觀聽間以淸流自分可否天下事然而浮乎其外薄乎其內人將摘而議之其視翁何如耶翁數賓鄉飲郡大夫其義之者曰茲其賢耆與可以表儀薄與鄉人其美之曰茲其善積而厚享者與能衍其世休而裕于後與族卑尊

其拜之曰茲非所謂亢其宗者與將康祿養襲休章而躋夫百齡與如翁者豈易得耶吾從操識端凝素朴而絢以理顯親揚名以顯于後世今日事也翁晚節順豫無彊其有不出于尋常之外者乎某之文也鄙褻足以章之

送脩齋鄭先生任鎮江司訓序

歲丁丑三月修齋鄭先生應鄉歲貢到都下嘗縉小吏某舊受業門人也於退食多侍左右物情疑義日就詢訂援虛達遲如溉然宜有規涉

世有度亦無志予務植而導之適徙其爲教久

矣先生試禮部吏部覆試于

內廷俱優列乃拜鎮江司訓南下鄉士夫以贈

言徵諸某某弗敢辭再拜揚之曰人之知先生

者曰幼敏慧務冠遊郡庠籍籍儒聲藩臬以禮

致爲子若弟師家授徒數年戶外之屨恒滿淑

其餘於進取有力焉然而屢困場屋竟歲貢官

竟司訓夙昔所期其若是乎某解之曰否非此

之謂也世有嬰簪組縻爵祿競浮靡於觀聽間

卽以爲得志非也其或學精而不售志勵而無聞落落皇皇進退惟谷卽以爲造物棄亦非也盈虛數也消長事也要夫物而定之天也混其眞而揉之人也人能勝天者鮮矣事於數圉善占天者其亦豫矣先生斯行若抑也然而俎豆詩書談討揖遜考德問業育材錫類有所道焉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克先王之用其果抑已乎先生令子公奇登甲戌進士宰新建淸修循良民感而愛積業而弘志紹學以

崇功皆先生教也某與公奇同年進者先生書來曰吾陸陸桑榆矣收若否未能遊喜公奇與爾慰吾冀也道不孤矣茲拜官又謂某曰昔翁順菴教餘于伯氏成齋教僊居地術人傑教有成爲別今鎮江東南鉅邪者乎吾承先事而樂吾職亦冀道可行爾嗚呼先生所以自待者厚矣若屑焉先生抑謂知先生可乎某猶有感焉俗垢叢遐居然性習病某省私自藥果能不負否惕乎頹棄爲憂而深爲鎮江同志喜也鄉士

夫揖予曰子之言於師生之義備矣君子之敎章矣吾儕之私有合哉乃書之以爲贈言

送宗叔汝道先生任龍泉丞序

國家經理封内約地百里則建之邑邑樹之官長若令次若丞若簿又后若尉群夫任使爲畜民也職令重丞次之令偶乏之則丞嗣篆當道之廉夫不直樊不均錢穀之慫于期生齒之勞弊于下取徵視成丞與其責焉自世衰俗靡久多私競居然於官之豐約爲憂喜於職之盡否民

之安吾憤然冥然若無與於身者豈所以昭宣政厚自待之道邪是歲丁丑春宗叔汝道先生擢潮之處州龍泉縣丞某聞之喜拜曰願木考最秩序分牧優格也銓莅于泉無爲泉計與泉急於得父母以慈且慎者予之侯賴其遺民恃以安仕者之遇也處州屬約難理靜慮寡事惟龍泉然弗鄙夷于民弗縮朒於事志固易乎而渫亦易流茲皆足爲先生喜也先生性朴識深在家孝友不踰庚事無大小輒斷以義於親戚

朋友之顛躓貧困心扶之無愛於力茲皆可致
之泉者能擴而大之視邑猶家也視百姓猶親
若友也視其顛躓貧困而矜賑周恤欲出之霜
雪而煦之以膏雨其不有濟乎吾家作牧有聲
時不乏人見素翁家規吏戒之作爲子姓誤肅
乎斧鉞其叨曹序奔走邁往常若跂趍惴慄罪
懼于茲二三載先生於素翁亦夙色受者知從
事的矣義利相形度靡由貞名實中瀛茲謂孳
叢廣惠昌慈慎微約理牧責也民望也績維樹

聲肆以揚家儒風繩繩于振將在是矣他日陟
明畏牧有餘裕焉奚規於丞耶甚務冠荷先生
知愛金臺旅寓甚於先生曰吾族丈人行也疑
則問寧則商動息則亮先生玆別也謂其日願
子素履不踰續我教音懇也無得罪於龍泉有
敦愛焉故於鄉士夫贈言而以予小子之私應

贈大中丞鳳山聶公序

君子之於天下也其惟誠乎夫識慮微小識慎
著有殊智焉大受弘業小受式恭有殊才焉大

容弗黨小容尚同有殊量焉故智非憶也眩而
度則荒才非張也萑而任則窮量非襲也矯而
誕則憧故曰其惟誠乎誠則小大之勢一耳大
中丞鳳山聶公奉
天子節鉞督軍務于江廣諸省茲四幾矣人見
公休乎而容也恢乎而受也淵乎而識也謂焦
則然矣其淺知公者公淸嚴好禮弗樹畛域與
人商可否事出肺腑相信事義而界近名而懼
譽而實弗喜毀弗激樂善弗疲考成核實適權

虞危不欲攻人之惡於隱寡嗜好不能干時洪
湛其性然也是故於軍旅詰而威匿而戢焉是
故於諸屬恪法而職牧而惠焉是故於鰥寡無
蓋顏藹昏狡底于康焉嗚呼難矣昔司馬文正
嘗言吾無過人者每事可對人言耳至語劉元
城則曰誠者可終身行之文正百世之師公聞
風而起者歟始宰邑嗣爲御史爲臬長副爲左
右轄賓闈倚施所至仰之奚直于今云乎哉方
聖天子脩基思治詢猷黃髮公宦歷更三戌猶

貳都臺遡者提督操江之命猶舊秩也位彌德符駸駸然柄用矣公曰茲固吾知止足時也疏西歸若棄屣然夫公有大力於天下者其於世能忘耶司馬公居洛之事可知矣某辱屬餞公於適於是乎感而有言

贈陳國相官　榮府典膳序

陳賓軒國相君官榮府典膳或有問於予曰例而官古與今公之不給于功於民勸以官古亦有行者矣不惟其

輿曰保聚之法嚴矣世祿之胄齊民之良例
[illegible]其毋試諸事與曰需次而用者詳數
之而後官之用者什之一其弗用者什之九其
毋幾於倖與曰情安于分者也禮率守躬者也
勉禮順情國將規之其何取於國相曰能勤以
立者義以自華於人無比焉子獨不知國相與
國相蔪舊族祖朝祥公徇介寡黨分教廬江凡
九載歸而貧市舊產畢婚嫁故遺于後者薄國
相幼孤客京師若淡植營其用漸裕能周人急

貸者責之償緞盈取之欠約取之下則惠夫貸焚券示釋曰吾少貧罹斯苦詛恐若人耶精刑書所擬輙得情人信諸嘗曰刀筆之下鬼神將瞯之故而溺是叢于辜也家數毀未舉言輙潸泣顧猶所有屏爲布叔若窮在不欲分費之與人殺埋爽煦煦斤斤可任緩急爲從祖侍御他后公變退食輙延款公繼許可者予每識之及與予交傾倒益信歲己卯予患國相夜視疾不寐予再下

訟獄逮孥國相徬徨營救視僕輩供湯藥力尤竭焉雖親而兄弟莫能過之老父母鄉閭之百心注念曰陳君德于林深矣夫助公者義冠服者榮國相於涉世其伸縮抑易易耶或者唯而退初國相先事商於予予從臾之曰予有隱德不宜棄諸時子持素以事人得無如馮瑗知巳之遇者乎予敬俟焉故於其省也述與人言國相者爲之贈

送東陵州守彭井菴京回序

安福彭汝玉先生來守夷陵數月以述職北
覲先是寧虜人叛　上親戎徂南肅平之凡宇
內朝正官率候覲旋以其職見先生留于京七
閱月　上南巡未果復諸宰臣慮遐邇封無良
牧流毒閭閻仁政罷民羸屢疏請遣歸久乃得
允報之至州鄉君子詣予曰敝邑荒鄙彼格法
長狡訟無直者寡務情蓋冗需煩役裒瘝疾馳
瘠肌髓待命惘然憒然民蹙然若釜焦然俟至
與民新視聽豪者鋤之寡者植之聚欲剔惡魑

若溥以蘇民德之如覆侯朝
天子去民有餘思焉茲還吾儕不佞齋沐駿逕
逕有誦何如予喜而謂之曰曩予罪蹶聾謫茲
土實若衆來賀曰而知之乎州賢守端愿練歷
少有籍籍聲州多惠政而往宗夫既予至視事
擧蕠理罔敢越于規不多得罪于群黎百姓若
侯庇也人有心公斯愛焉民不於若侯來喜其
弗幾於悖者乎夫政情之適也娛所傳悖之弗
胥和也斯害矣禮俗之趣也愿修佚蕩之弗胥

確也斯弛矣故鄉情若歸可以觀政焉君子好禮可以規俗焉予渺薄湍謀有揆其虛裏而致之民可以視成焉書此敢質於先生云

送陳若鑑任安義典史序

建昌邑治百餘里匯岷江而豬彭澤地衍且險民去邑遠間有弗得其理則恣奸慝梗化爲邑蠹邑號令賞罰格而弗行王人巡歷優繹條戒狃於習肆然無攸甚者航於江澤波濤潮汐之險往來若坦寓凡民賈舟楫涉夫地瞯其賄而

臧洿之有司欲勦以兵奔伏不常至弗顧分義闖然反側盖非一日之積矣正德丁丑巡撫餘姚孫公相繼窮覈得徐姓者爲罪魁殲之别其黨各正于刑非首覈者宥之群視聽一明乃䟽于

朝分邑治十之四樹邑曰安義事下如議戊寅五月陳君若鑑拜邑幕行嗚呼其亦一時之遇乎夫應民之難制顧新若邑豈非密其防乎令丞尉具官無缺倥偬勞結其重治者之責與然

則慕雖微民得親夫庭事得講于公亦不可易爲明矣天下事成之難而毀之易出於己者易而濟於人者難群牛羊而衆芻牧之有主者有副者有役者苟不能相觀以勸牧與芻幾何牛羊之不盡斃耶今之防民者其可易爲耶若曰可以無事處之又焉用新若邑具若官爲哉人好惡未始相遠彼暴亂就戮抑豈其心蘖積于微微而著著而縱縱而欲歸又懼有司之不相寧驅而至於死勢也居然爲盜賊罪亦惑矣今

爲之令者能操飭明達焉能憂民之病而思拯之焉能綱紀民事率諸寮以濟焉爲之丞若尉者能有見於利之害而獨夫植焉能存乎公欲致之民焉能明作有功祗承于令而協恭焉爲幕者又能恐諸官長之勞而先奔走焉能以負罪爲懼焉能懼于始而恒于終焉抑不足以正俗息盜而治之民也耶抑爲新若邑具若官不亦有先耶幕於民最近事最繁邑不可無幕幕不可無賢官長官長猶夫人也雖有力亦不能

為惠其如安義何哉故於陳君行而致告焉君莆望族官中外時有人先君子贊郡政有聲源流遠更歷多今日之用固可充操也有賢官長必喜之而相與以成者焉茲行也其試之

別梅居黃先生南歸序

君子之交之深也視夫人之所臨若身儋之焉故約則憂之通則喜之其情親喜而不援憂而不睽其道斆夫賂者惛權者諂其猶市乎朝貨而夕遷者矣予外叔梅居黃先生之交於予也斆

篤勸懇憂若喜同焉其庶夫古者與正德己卯
予以罪適禦繫家聞報輒以爲弗生吾招翁謀
所以視疾暨南歸妻孥先生義請行候于淮陽
凡三閱月及予謫判夷陵攜僕數輩書數卷䟽
道翁曰兒且病旅殊方吾懼弗懌也遂請先生
同予居凡二閱歲嘉靖改元
歸起落諸賢不敎與焉報至先生告歸予難之
同至京師居數月夫京師先生少嘗遊者及是
年始衰顏廣風霜予愧焉言謝數數先生曰兹

廉矣不曰之夷陵時耶臨江萍鄉諸路彌雨浹月僕僕然羸羸焉胥行至館舍燎衣以蒐芻盧騶眉面相顧愀然某愧焉謝且再先生曰茲未也不目視而疾時耶逆藩變作浦城而下防兵紛糾關隘詰備甚嚴裹餘糧與而伯氏朝居寄命顛沛至淮閩爾固放逐以生濟河清源北師屯焉乃不敢進于愧起謝愴然懷矣夫某從子公者也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造次顛沛奚遑於私其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乎先生在柳居裘葛

巖圖足以自娛顧乃操乃心頻若慮不逸若老非以骨肉之愛逼于情而不容遣耶抑以道義之眞將使夫識者指而曰知己之交之深固若是耶先生卜以是月吉南歸予不能將之以往故歷履素敘歲月爲先生別焉歸見吾翁尚爲誦之

贈少司馬值菴盛先生總督兩廣序

大中丞東吳盛公受

天子休命晉少司馬往撫兩廣維公於江右穆

于有政式于其官以勸恤于民公之遷民弗懌號而留弗可
璽書授期公戒行某自虔來餞時憲使丁君沂言曰公約于度者剔蠹矯枉如追捕然沃焦然貳憲顧君應祥曰其靡大弗規靡險弗夷將於世而康其屯夫査君約曰其虛而謀凝于同介而韜發之彌章歟僉憲徐君乾曰惟善者賴焉滛者兢焉苟弗茹吐其道揚矣汪君應軫曰軫仰夫業之昌也譽之永終也其碩夫衆歟於是

其作而颺言曰至矣哉其善言公者歟公以豪傑之才綱紀一方兵後歲屢饑百責萃而視成焉嗚呼難矣鄭子產爲政議作刑書其語子大叔謂火烈民望而畏之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夫子頗稱之曰惠人也又曰古之遺愛也諸葛孔明澹泊明志寧靜以致遠者至夫治蜀嚴以行之於人也辟之而弗懟黜之而思者矣公剸群趨祗獨行弗以近厚爲譽尚同爲違政而違道宦而倖祿民而靡康公恥之焉其尚友古人哉

諸君子之言至矣其知夫公者夫丁君曰然於
兩廣是乎某曰是疾而剩之良也聞往者土兵
之長率部為禦有事亟應今偵我虛實漸弗祗
命往蠻族群寇艾以文誥猶創今肆弗紀要重
賄以餽我民道路弗通往軍旅之事兵食盈縮
主于一耳今分而三矣其弊也久矣公之往將
序而因之乎其亦圖夫初而處之乎惟識治詳
矣審時昭矣慰 主憂昭大道之學茲矣於兩
廣乎何有於是相與紀別於圖諸君歌之某僭

而序之

贈龍塘吳鄒博還鄉序

歳戊子仲冬予以計考過家聞從鄒文學先生遊則見吳君汝脩貌翼然恭辭澤然款慮委然以詳每心識之既會諸友朋多先生門人也則或誦曰先生敦愨好士其徒之貧者弗以束脩見行者鄒之或誦曰先生敎有誼嘗焚貸券以恤徒之孤澆者愧焉又或誦之曰先生恩弗遺於其親其志於用世也才足以達之則又心識

以郡固多賢又得先生師而與君式善矯習將無與禪耶無何報者以先生奪職當歸人許之爲流語耳門人輩弗信舉謂先生顧弗畤噐耶則又解之將時命難諶莫之爲而致之者耶予過訪先生瞿然自訟無弗懌色嗚呼難矣夫君子之操約乎其身者也而毀譽弗與焉其於事若乎其性者也而得喪弗與焉其於時素乎其位者也而喜怒弗與焉農夫易百畝雖有歉歲毋進寧焉賈者弗售盡遺焉夫寶遠其咎也惑矣

故學者所以終夫世者也夫悅親之謂孝化族之謂仁敎於其鄉之謂善先生循是道焉家邦必達於蒲有光矣其義弗亦多其樂弗亦大乎先是門人留先生閱月乃行及期以贈言屬予予聞先生續刻蒲科目志於鄉大夫士有友道焉他日指愆規過納之彝猷於予也殆無隱乎爾故先於其行敘以志别

贈善化尹吕子良卿序

吕子良卿任虔州敎授甫三載遷湖廣善化知

縣或問於予曰良卿年適壯其勵于業器于時而將大受與曰然曰三仕爲教矣其知民之艱而徯夫牧者濟之與曰然曰志彊而植者也將約物以明度湛嗜以遠恥與曰然未也君子志爲先矣謙者所以行之也知爲上矣誠者所以章之也壯而仕優矣懼者所以終之也夫懼視息猶日也朞猶世也皇皇然後罪是芟矣夫誠民誹之益修也譽之怍也若恫瘝在乃身者矣夫謙虛而達隱也卑而擴隘也損益之機道之

眩矣善化於長沙爲附邑藩封在焉民若賦健爭守長沙者近數易人類弗善終守則難矣令視守何如耶故弗謙則納侮弗誠則譁澆弗懼則樂咎雖有他善君子弗貴也或曰古之人論政者多矣子之言與恒聞者異與曰同夫謂三事五善者居官之閑也其至矣謙也誠也懼也予昧焉自剏未能也譬諸醫神凝而守氣邪而防其生之養一也夫奚異呂子聞之焉其謂迂而疾馳與祈有合弗謂迂而疾馳與問者唯而

退既而良卿辭予之任再拜而求砭益予以鄉誼且屬愛獨敦也遂書問答爲贈良卿其勉焉已耳

郡倅胡石東六十壽言

石東胡侯之別駕吾郡也閱五禩矣昔予始見之傴傴然抑抑然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視端如也貌盎如也則私喜曰侯政未施挹其丰可以考衷哉既聞侯弗攜家侍宦獨中子杜私謁薪蔬易以俸餘期會然諾弗詭則又私喜曰

侯政未竟觀其初可以信後哉既何巡察撫視儋邑纂均搖縮費猾胥弗能蠹人稱平焉督觧會賦于戶曹恪憲集事趙御史亦撫視莆纂廉簡庇民則又私喜曰侯政未溥觀其成可以承嚮哉侯其君子之仕也歟人之言曰政多乎術矣矯之者的也搏沙者萃難率之者夷矣攻木者錯難操之者激也觧網者糾難暴之者章也合券者符難人其可譲乎哉夫擬俠以爲豪制搦以防誹逆隱以平咻襲聲以市利智未充者

爲之任者弗爲也任心者能之信道者其能之
乎后東職專夫賦也歲弗熟蠲奏弗時巡察糧
儲撽稽徵焉后東曰民艱食矣稽徵近愛也旣
而寡祿餉焉顧尤之曰管糧其弗勝事乎乃佳
其祿而督之后東連祀弗食于官郡耆老相告
曰吾小人貽釁深哉相與裒所逋而償完之侯
之信乎然多弗獲于上巧宦者疑焉后東曰吾
數則然也其亦弗謂難矣乎彼倡綏徵浮譽代
者遷者多矣侯五載弗遷恬然自信爲之止者

或邈焉而弗之知或知之者又弗能必薦苟有
欲薦之者又視輿情而緩急之俟之遇弗蹇耶
是歲六月六日侯誕期也郡耆老沔林子徵言
爲恭林子曰吾觀后東五禩矣清矣常祿之外
無僥于民也質矣曲衷之語弗能悅上也慈矣
凡民有辜而無苛罰也后東非君子之政乎政
爲君子之政則年者君子之年也維東者壺奚
弗高只維谿者清奚能涸只維化者春奚弗育
物只天地之心也鬼神之庇也士庶之瞻也集

陰功而食報完和氣而難老侯將弗百齡耶詩曰壽考維祺以介景福侯之謂歟山人於侯其庸滞厥辭爲恭耶耆老乃言曰侯之仁可以爲民之父母公之言可以爲侯紀德吾儕再拜受命矣於是鄉諸君子謂予曰子之辭弗澤可信後矣乃序而錄爲侯壽言

贈文宗江午坡先生考績序

文學大夫午坡江子于順視學三年矣例報政於是黃中屬爲序几四序之文學官與其徒諸

林子言曰午坡公綱紀吾儕共道則吾儕師也

公入見

天子將懔皇王之贖述禮樂之源宣幽遂之俗揚遺逸之賢覈規然報政已耶吾儕聆訓是虞顧有言乃林子為之曰夫今之談政咸曰權怙怙者侵執則滯嗚呼果孰為執也耶今之談時咸曰立獨者釁誼則同嗚呼果孰為誼也耶夫侵政他官或有之學憲專矣謂弗能行志豈其然哉夫殉人巧宦則有之謂豪傑者弗能信道

豈其然哉初午坡之閩視學人則曰江子海內名士哉其詞章之宏以深也行檢之介以大也意氣之古以任也覽聽之廓以精也學校化樞茲惟選哉江子能尊師道惜才獎賢若已有之經生綴學未去陳言則毅然欲變之閱文弗覆籍記弗遺右新落腐樹之藝眞閩海之學者知有先民精蘊胷臆語言出於訓詁畛域之外皆午坡敎也疆植激昂不能修幽欬以釆時譽至論職業勤勤侃侃與臺使商可否卒規於康乃

已嗚呼若午坡者固林子之所畏也昔者韓子於唐歐陽子於宋自任斯文振敝多力然謂韓子者曰道濟物曰忠犯主曰勇奪帥謂歐陽子者曰學古爲高曰行道爲賢曰敢諫爲直奚直文焉已爾間嘗觀午坡著作皆成一家言振勵邁往之氣豈退然於二公後孰以昭忠誼以集業曰競其所不足益有樹立於天下將彿爲二公已耶是故懷讓嚮時者曲士之行也展釆錯事者懿吏之能也秉道易俗者豪傑之敎也謂

江子豪傑非與江宦族有大父諸父諸伯仲氏舉進士為時聞人翁憲使公斗翁林子同年進者茲行也歌菁莪賡棫樸舞衣稱壽于翁之庭樂孰有大哉夫報政恭也臣道也色養孝也子道也江子於身教敦哉江子知我者野人之私其惟深言乎言深友道也江子其有合哉

贈鄧旂山郡博遷直隸虹縣尹序

旂山鄧子汝猷教授吾郡庠凡五載適檄至遷知直隸虹縣事門人陳士儀輩凡若干人以贈

言勵諸林子林子曰夫士之敬于官而豈徒哉
人之言曰敦彝者競式嗣前聞是曰孝思其政
之鵠與遠志者抑動罔不方是曰集義其政之
與與自稽者哲毅然殖植是曰昭鑒其政之慶
與鄧子其敬于官哉鄧子先子居易公名進士
歷秋官大夫秉道陳力豪家殺人忤時宰意竟
辟之司寇弗能奪移疾閒居未究用以卒鄧子
對人談則泫然出涕曰吾懼先澤之或闕也鄧
子再試禮部則皤然就建之政和日勵教焉其

徒誦之郡長貳賢之既而遷吾郡徒之誦曰益多郡長貳賢之日益有徵部使者咸以鄧子之才可從政也鄧子于莆凡郡邑有官循良則惠苛疾則愢謏墨則詭節愛則澄鄧子臧否罔弗衷論議斷斷其視弗可欲若將浼焉謂鄧子易其官鄙夷其民然乎哉是故劑量謂度寸長尺短尺長尋短其鑒也蒙承受謂與饑而載秕岐而折軌其動也孽標識謂鵲側徑而趨趦起[illegible]覬其思也荒故曰能述覩者其民睦能集義者

其民又能用罌者其民尊推之天下可也況百里之邑乎虹縣

聖祖龍飛鳳陽屬邑地僻而俗朴儉歲多徭杼軸數匱今之民異乎成化弘治之民矣寬征蠲賦匪弗詔也額而需者殆種種然今之令異乎成化弘治之時矣夫一金微也匹夫匹婦視之爲命武斷猾黨相鉤距非沒籍則殊死也夫覆民者在通緩急之情課最者在廣催科之愛卓茂魯恭傳于今益烈也其他官傳者朝露晨星

爾謂令之虹不可爲客爲中年非也謂虹之令不可爲茂爲恭亦非也予官江西鄧子時爲諸生今者以長齡舊故視予之望之葢非微言能揚者矣諸君子愛鄧子者亦將目言有合哉

愧庵集十五卷終